



吴子林 著

文学问题： 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景观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
南帆 刘小新 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文学问题： 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景观

吴子林 著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
南帆 刘小新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问题: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景观/吴子林著. —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6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南帆,刘小新主编)

ISBN 978-7-5550-0782-1

I. ①文…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4542 号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为 2015 年度福建文艺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文学问题: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景观

吴子林 著

责任编辑 李永远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地 址 福州市金山橘园洲工业区台江园 6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6.75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782-1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缅怀我的恩师童庆炳先生

总 序

◎ 南帆

“闽派批评”的称谓一度流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为数众多的闽籍批评家同时跻身于文坛，登高而呼，雄辩滔滔，许多重大命题的确立隐含了他们的思想贡献。强烈的理论兴趣无形中造就了一个醒目的群体，“闽派批评”即是对于这个群体的命名。正如人们所见到的那样，文学史上许多命名并非精心策划或者深思熟虑的产物，相当一部分美学潮流或者学术派别的命名是由于不无偶然的历史机缘，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朦胧诗”，或者“形式主义学派”“达达主义”“耶鲁四君子”，如此等等。“闽派批评”之称并非来自学术特征的严谨概括，这个命名毋宁说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闽籍批评家的人数明显超过了各个省份的平均数。

可以列举的闽籍批评家名单洋洋大观。一部分批评家长期身在京沪，例如谢冕、张炯、刘再复、陈骏涛、童庆炳、程正民、何镇邦、张陵、李子云、潘旭澜、朱大可等等。他们多半是年轻时外出求学，毕业之后就职于京沪的学院或者研究机构。另一部分批评家长期活跃在闽地，例如孙绍振、许怀中、刘登翰、林兴宅、王光明、俞兆平、朱水涌、杨健民、谭华孚、南帆等等。个别批评家的活动轨迹相对复杂。陈晓明当年已经在闽地崭露头角，继而求学、定居

北京；谢有顺求学于闽地，登上文坛的时候已经栖身于粤地。

如此多元的成长背景显明，闽籍批评家并未承传某种共同认可的文学观念。因此，“闽派批评”并非一个彼此师承或者同声相应的学派。从传统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到主体论、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闽籍批评家活动在跨度巨大的理论场域，分别充当不同主题的领衔主角，譬如谢冕、孙绍振之于新诗论争，刘再复之于文学主体性，陈晓明之于后现代主义。

为什么闽籍批评家如此之多？如此旺盛的理论兴趣是否具有地域性的文化渊源？朱熹、李贽、严复不仅是闽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他们的文学观点与哲学思想、政治理念相互呼应。闽地的历史上还出现了一些文学批评家，他们在诗论方面尤有建树，譬如严羽、魏庆之、刘克庄等等。严羽的《沧浪诗话》最负盛名，“以禅喻诗”之说在诗歌批评史上影响久远。至于辜鸿铭、林纾、林语堂、郑振铎均为文化大师，他们分别具有独到的文学理解、文学实践与文学评判。总之，历史上的闽籍思想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思想资源，以至于坊间有“闽人好论”的戏言。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考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集体崛起的闽籍批评家具体地受惠于哪些思想线索。他们相对一致的认识是，地域性的文化渊源无非是一个遥远的背景，“闽派批评”的浮现更多地取决于特殊的历史机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解放的叙事逐渐成为主旋律。作为解放叙事的先锋，文学承担了摧枯拉朽的使命。文学批评的意义是扩大战果，开拓理论纵深。闽籍批评家接手的第一个理论战役是“朦胧诗”之争。七十年代末期开始，一批风格迥异的诗人开始集结。他们的诗作充满了象征、意象和反讽，情绪忧郁、悲愤、孤寂，音调嘶哑。八十年代初期，这些诗作陆续出现在刊物之上，立即引爆了激烈的争论。对于习惯颂歌与战歌的批评家来说，这些诗作古怪艰涩，主题朦胧——令人气闷的“朦胧”是当时的著名评

语，也是“朦胧诗”之称的来源。这些诗人的中坚之一舒婷居于闽地，她的诗作被视为尖锐的挑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风？《福建文学》率先发起争论。一时之间，应者云集，诸多批评家见仁见智，蔚为大观。这一场争论成为许多闽籍批评家的发轫之处。

《福建文学》策动的论争延续到一九八〇年的“南宁诗会”，掀起了一次新的波澜。闽籍批评家谢冕、孙绍振勇敢地为“朦胧诗”辩护，张炯担任会议的组织和主持人。会议之后，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在新的崛起面前》，继而又在《诗刊》刊登《失去平静之后》。如果说，谢冕的主旨是告诫人们沉住气，保持宽容，勇于接受挑战，并且历数文学史上成功的变革，那么，孙绍振力图阐发的是新诗背后的美学原则——“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他的论文标题即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异于颂歌与战歌的传统，新诗追求的是“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在孙绍振看来，这种美学原则的深刻根源是人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在当时，这些观点惊世骇俗，以至于谢冕、孙绍振不得不承受学术之外的巨大压力。时至今日，“朦胧诗”已经得到了文学史的认可，谢冕、孙绍振的“崛起”之说酿成了新的理论话题。王光明、陈仲义等闽籍批评家之所以能够对于新诗进行卓有成效的后续研究，他们的开疆拓土功不可没。

“朦胧诗”争论之后，众多闽籍批评家共同卷入的另一个理论事件是“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论争。由于解放的叙事纵深扩展，思维方式的改变是迟早的事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再度走到了前面。如何解读文学？是不是仅有社会历史批评的唯一视角？各种零星的尝试和实验之后，理论的总结势在必行——“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于一九八六年的春天在厦门召开。当时，符号学、精神分析学或者接受美学等诸多西方批评学派尚未登陆，打动批评界的是以自然科学为范本的科学主义。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被

奉为时髦，不少文学研究论文以列举图表、数据与数学公式标榜科学精神。厦门会议的论辩之中，林兴宅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诗与数学的统一”。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诗与数学的统一显然是这种观点的美学追随。不过，过度的科学主义引起了另一些闽籍批评家的非议。在他们看来，科学方法仅提供各种描述真实的视角。如果无法确认文学批评力图阐述何种价值观念，批评家又怎么知道选择哪一种描述视角？因此，没有理由用貌似客观精确的科学话语覆盖人文情怀。

几乎与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讨论同时，闽籍批评家刘再复提出了文学的主体性。这种观点是文学对于主体哲学的致敬。刘再复分别阐述了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尽管现代哲学对于主体概念的种种质疑不可避免地波及文学主体性命题，但是，多数人深切地体会到隐藏于这个命题背后的苦心：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在这个意义上，闽籍批评家的理论工作显示了一脉相承的连续性。众多闽籍批评家的知识谱系相距甚远，可是，他们不约地围绕相近的问题持续地思考，这只能解释为历史的迫切性。

“闽派批评”的出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年，王蒙曾经对文学批评发表过一个颇具影响的观点：“闽派批评”堪与京派、海派呈三足鼎立之势。籍贯、地域文化渊源、历史机遇——“闽派批评”命名的依据显然是三种因素的相加，尽管三者的意义并不相等。然而，这个命名之所以普遍流行，显然得益于几次影响广泛的批评实践。没有批评实践的支持，种种人为的舆论吹嘘走不了多远。必须补充的一个事实是，福建省文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办的一个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探索》为“闽派批评”的粉墨登场提供了重要的舞台。尽管这个刊物仅仅存在三年多的时间，但是，京、沪、闽三地众多闽籍批评家担任这个刊物的编委，刊物发表了“闽派批评”的许多

重要论文。因此，谈论“闽派批评”的组成范围，通常会提到《当代文艺探索》的主编魏世英，副主编王炳根、林建法、林焱和编辑王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闽派批评”之称逐渐淡隐。当然，这不等于闽籍批评家销声匿迹。一些批评家虽然年事已高，但是，老骥伏枥，他们仍然密切注视文坛的动向，不时发表真知灼见。更多的批评家精思不辍，开拓不已：谢冕对于诗歌一往情深，他的主要工作始终聚焦于诗歌领域；王光明、陈仲义与谢冕相近，诗歌的信徒是他们从未放弃的身份；相对地说，孙绍振的学术战线辗转不定，他曾经涉入普遍的美学问题，继而转向了微观的文学写作、经典文本分析和中学语文教育；刘再复移居海外多年，置身于另一种文化环境，沉思中国文化传统的种种重大课题。如果言及闽籍批评家转身幅度之大，刘登翰或许是一个特殊的例证。他于九十年代逐渐转向了海外华文研究，不仅成绩斐然，而且形成了学术梯队，其中佼佼者如朱双一、刘小新、朱立立和袁勇麟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将性别研究推向前台，闽籍批评家林丹娅积极介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至于陈晓明、朱大可、谢有顺俱已卓尔成家，他们广泛涉及当代文学及当代文化的各种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由于学院造就的良好学术环境，许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闽籍批评家正在迅速地成熟……相对于闽籍批评家二十多年的工作状况，这些描述无疑挂一漏万，我企图借助这些描述提出的问题是：面对如此之多的学术资源，是否到了重提“闽派批评”的时候了？

重提“闽派批评”，制造乡贤的学术聚会或者地域文化表彰仅仅是次要目的。重要的是发现新型的话语平台，召回曾经活跃的批评精神。闽籍批评家是不是可以如同当年一般犀利骁勇，积极介入各种重大的文学话题，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很大程度上，这同时是

文化环境的迫切要求。

现今的文化环境之中，文学批评正在滑向边缘。娱乐新闻、明星八卦以及形形色色的游戏节目占据了大部分传媒的版面；许多人心目中，网络文学几乎等同于文学的范本。与此同时，经典文学体系的声望急剧下降，“严肃”正在某些人心目中演变为令人厌倦的品质。这时，文学批评何为？文学批评将在这个时代文化之中扮演什么角色？愈来愈多的批评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分量。二十世纪曾经被称之为“理论的时代”。繁盛的理论生产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多种考察文学、考察世界的视角。批评家可以发现各种文学话题，还可以借助文学话题阐述对于世界的各种观点。“闽派批评”的历史证明，由于批评家不懈的呐喊、辩驳、阐发和倡导，某些显赫一时的声音消失了，另一些大逆不道的观念逐渐成为共识。作为文化空间的开拓，文学批评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如果说，“闽派批评”的称谓曾经贮存了丰盛的文学记忆，那么，许多闽籍批评家即将开始面对另一个新的故事：这个称谓如何内在地织入文学的未来？

新生代批评家的加盟，即是这个故事的最新发展。唯有新生力量的持续涌现并且不断发出独特的声音，“闽派批评”才能真正重新出发，发扬光大。新生代批评家大多具有严谨的学术训练，理论视野开阔，他们代表了“闽派批评”的未来。编辑出版“闽派批评新锐丛书”，即是集中展示这些新生代批评家的实力与个性，注释“闽派批评”这个称谓的崭新内涵。

是为序。

（南帆，本名张帆，现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福建省文联主席、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著作和散文集多种，曾获鲁迅文学奖、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

自序

岁月在指缝间悄然流走，恍惚间从不惑之年起步奔五；牙床动摇，鬓发稀疏，皱纹加密，肌肤松弛，血压攀升……

——毕竟是岁月留痕了！

河畔，芦苇在微风中婆娑作响，晚霞晕染着齐刷刷的山林，叶儿旋着片片金光，空气中混合着青草和松木的味道。

沉浸在无边的寂静之下，我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声。“人总要有点东西，活着才有意义。”阿城如是说。

文学是最公平宗教，不估量有多大的能力，也不计较有无成功机会；尽我心尽我力尽我份，如此而已。

虚虚复空空，瞬息天地间。本乎一己之心得，心不容己地撰为文字，将心智置于貌似捕风捉影的事业。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可自拔地写作，只是源于持久的兴趣，以文字追逐那碎影流年，夯实贫乏之我。

在《人生之体验》的“导言”里，唐君毅先生坦言：愈是现代的人生哲学之著作，愈是让人喜欢不起来。何故？这些著作纲目排列得整整齐齐，叠床架屋，除了可助教学或清晰些观念性知识，实无多价值；它们不能与人以启示，透露不出著者心灵深处的消息，

且足以窒息读者之精神的呼吸。反之，中国先秦诸子典籍，希伯来之新旧约，印度之吠陀，还有古希腊哲学家断片式的箴言，其中自有著者的心境与精神、气象与胸襟，并以其天纵之慧，抉发人生价值，示人以正路。

何以故？唐君毅先生指出：

那些人，生于混沌凿破未久的时代，洪荒太古之气息，还保留于他们之精神中。他们在天苍苍、野茫茫之时间中，忽然灵光闪动，放出智慧之火花，留下千古名言。他们在才凿破的混沌中，建立精神的根基；他们开始面对宇宙人生，发出声音。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心境下，自然有一种莽莽苍苍的气象，高远博大的胸襟。他们之留下语言文字，都出于心所不容已，自然率真厚重，力引千钧。他们以智慧之光，去开始照耀混沌，如黑夜电光之初在云际闪动，曲折参差，似不遵照逻辑秩序。然雷随电起，隆隆之声，震动全宇，使人梦中惊醒，对天际而肃然，神为之凝，思为之深。^①

千祀之后，读者诸君遥念圣哲，诵其诗，读其书，不能不怀想其为人，直接感应其精神气象及著作方式，而景仰企慕，有以自奋，祈望向往，继发其潜德幽光。

可是，环顾当今之世，“唯物功利之见，方横塞人心，即西方理想主义已被视为迂远，更何论为圣为贤成佛作祖之教”^②。环顾当今学界，能践履钱穆先生所云学问之“四部曲”，学贯中西，融会百家，称心而谈，开拓万古之心胸，做到出才情、出见地、出思想、出断制者，又有几人？

① 唐君毅：《人生之体验·导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② 唐君毅：《人生之体验·导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凡能称得上“学”者，绝非一般领域，必是包罗万象，宏细兼容，有挖掘不尽之思想资源，能拉得住人心，重若千钧，是一片让人定气凝神、依枝栖息的精神家园。此“学”带给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与自己的生活融为一体，生命因之点燃的火焰永不熄灭。难道不是这样吗？

史震林（1692—1778）《西青散记》里有几句话：

嗟君何感慨，一往不可攀。仰视碧落，俯念苍生。情脉念痕，不知所始。醉今梦古，慧死顽生。淡在喜中，浓出悲外。

唐君毅先生的名著《人生之体验》便是在此种有所感慨的心境情调之下写的。“仰视碧落，俯念苍生。”上下无依，迥然独在；上开天门，俯瞰尘寰；既虔敬礼赞，又同情怜悯，其心灵是平静的、超脱的。因此，唐君毅先生说：“在此心境情调下，我便自然超拔于一切烦恼过失之外，而感到一种精神的上升。”^①由此心境情调而成之文字，于关节处解隙，于有碍处洞达，豁然醒目，畅然不隔，立意闳中，立论不移，而最为人所珍爱。难道不是这样吗？

然而，历史与现实赋予了太多背离学术自身发展的制度逻辑，几乎摧毁了人们对于学术的心理依存。在浮躁喧闹的边缘，太多的著述是“为人”写的，不是“为己”写的；远离本心，违背初衷。对自己不够诚恳，也就无法影响他人；除了形式逻辑，及纲目式结论，谈何引领思想之力量？既不能“度”己，更不能“度”人，纵使著作等身，又有何益？

张潮（1650—？）《幽梦影》有云：

文章是案头之山水，

① 唐君毅：《人生之体验·导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山水是地上之文章。

又云：

有地上之山水，

有画上之山水，

有梦中之山水，

有胸中之山水。

地上者，妙在邱丘深邃；

画上者，妙在笔墨淋漓；

梦中者，妙在景象变幻；

胸中者，妙在位置自如。

如何绘出“胸中之山水”，每一个有抱负的学者都不能不思量。

人生之本在心，文章之本亦如是。朱子有诗云：“此身有物宰其中，虚澈灵台万境融。敛自至微充至大，寂然不动感而通。”文章的背后，是悠远寥廓、不可目视的人格、风骨和境界。人格修养的归宿即为境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王国维语）。

毋庸讳言，许多问学者心智都败泄在了世俗人际关系上。他们处心积虑地赚取、提升自己的声誉、地位，实利成癖，虚荣入骨，总是以各种“幻影”——如科研课题、重大项目及其丰厚资金，还有名目众多的荣誉、津贴和奖项等，充当自欺欺人的逃路，不再向上攀缘，辟以蹊径，以克服现有研究之困顿、局促。

每个人都绞尽脑汁，为所欲为，每个人实际上也都难有所作为。不仅学养不足，不成格局，更谈不上“导夫先路”的创造。“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汪曾祺语），正是心智的坏朽，酿成了文章的邈邈不堪；对此，许多炮制为文者并未醒悟，仍我行我素地“任

性”并“幸福”着。

作为一个终极眷顾，生命的境界是依次递升的。由于每个人的“才”“命”“力”不一，其所进益亦有所至而止，其文章精神层级之境亦自有其极限——或本能性表现身体欲望，处于不识不知的混沌状态；或满足于个体功利需求，以博取功名利禄为旨归；或凝合为一道德主体，遵循特定社会标准、典范，满足于政教人伦驯化；或“上下与天地同流”，“参天地，赞化育”，臻于“自如”的“至乐”之境。

《金刚经》有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即不拘执某物，不思得失，不思荣辱；不媚俗，不媚权贵；祛除“计算”、“操作”和“规划”，是谓“出离”，是谓“得解脱”。宁神静气，气贯于一，则“生其心”，即无中生有，自由创造，生命精华自然喷薄而出。

我喜欢读书，沉迷于理智与情感交融的心境；

我喜欢思考，执着于精神的探险而无中生有；

我喜欢写作，陶醉于内在性灵的充盈或发现。

我的一点学术理想——

返回内在明镜灵台，与纯真的生命对谈，将理论研究转变为自发性的创造，转变为文学问题的专业性参与，学理性与思想性并存；

带着斑驳的经验、琐屑的记忆，装着一个时代进入历史，直面中国的文化原典，从“小学”入，由“义理”出，在回归中实现超越；

以孤绝的勇气，鲜润的语言，开辟榛芜，不让外部世界压迫同情心、想象力和创造力，迈向更高的完善与存在，以克服自己的时代。

文学和艺术，始终面对、叩问人类永久的价值；就像随手撒下的花籽，不久便是漫山遍野的格桑花……

这部自选集收入我近年来的十余篇新作，它们存留了个人的某些思考，可谓探索性的“尝试集”。

是的，“写作，那是唯一填满我生命并让它欣悦的东西。我做到了。写作从未离我而去”（杜拉斯语）。

我的授业恩师童庆炳先生生前一直关注本书的撰写与出版，对于我的探索亦勉励有加。谨将此书敬献恩师！

是为序。

目 录

“文学的绦虫”	
——当下文学创作、研究之去蔽或敞开	(1)
“唯一有价值的就是拥有活力的灵魂”	
——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或主义	(16)
“奥威尔问题”	
——汉语文学之语言问题断想	(31)
“重回叙拉古?”	
——论文学“超轶政治”之可能	(52)
“安尼玛的吟唱”	
——《格萨尔》神授艺人的多维阐释	(69)
“你们信仰上帝吗?”	
——论宗教信仰与写作的质地	(89)
“不可言说的言说”	
——信仰叙事或神性写作的内在难度	(104)
“作家们的作家”	
——当代作家创作原创力探源	(124)
“修辞立其诚”	
——重建诚的文学	(140)
“明天会出现什么样的词”	
——2030 年中国文学的可能面相	(159)